

白露后 一杯枇杷蜜水

□陈金裕 文摄



枇杷蜜

白露过了,入秋了。推开窗,山间有雾,薄薄的一层,挂在枇杷林上头。高湾这地方,枇杷树多,一年到头绿着,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,翻出背面的灰白绒毛,看着像树在偷偷换脸,但凑近了瞧,叶腋间已经冒出米粒大的花苞,裹在褐色的萼片里,攥得紧紧的,也像我藏着什么话不说。

我今早泡了今年白露后的第一杯枇杷蜜水。水烧开,晾了一会儿,手指探进去觉得暖而不烫,舀一勺蜜,金黄色的,沉到杯底,像一小团落日陷在温水里。拿勺子慢慢搅,那团金色就散开来,一圈一圈地晕染,整杯水变成淡淡的琥珀色,清清凉凉的。端起来闻,先是清甜的花香飘过来,不浓,若有若无的,像冬天清早推门,迎面一阵凉风里裹着的那一点甜。抿一口,甜的,温润的甜,不腻,从舌尖滑到喉咙,一路熨下去,整个人就松了。

这蜜是从老家带来的。高湾的枇杷蜜,冬天采的,一年只有这一季。中华土蜂,小小的,黑黑的,闷声不响地从山上飞下来,钻进那些不起眼的枇杷花里,一趟一趟地采。枇杷花是少有的冬天开的花,秋风扫尽残叶的时候它打苞,万物沉寂的时候它开花,素白的,一簇一簇藏在叶间,远远望去像枝头没化的薄雪。蜜蜂就在寒风里飞,养蜂的人说,这蜜金贵,一年就这一茬。

白露一过,燥气就重了。嘴唇起皮,嗓子发紧,总像有什么东西堵着。这时候喝一杯枇杷蜜水最妥帖。水温不能高,高了把活性酶烫死,蜜就只剩甜,失了魂;也不能低,低了化不开。30摄氏度上下刚好,喝着舒服,蜜的本味也出得来。窗外有鸟叫,细细的脆脆的,像谁用指甲轻轻叩玻璃,一下两下,不急不躁。手里杯子一点点凉下去,最后一口蜜水入喉的时候,世界安静极了。那种安静不是空,是万物各归其位的安宁。枇杷树在窗外站着,花苞藏着,等着霜雪。蜜蜂也歇了,守在蜂箱里等着十二月花开。一切都慢

下来了。慢得像一勺蜜从勺沿坠入水中的速度,你盯着它看,它就是悬在那里,悬成一个琥珀色的瞬间。

想起明人高启那句诗:“枇杷花老洞云深。”老,深。枇杷花是不急的,冬天开,云雾深处开,开得几乎是一种拒绝。蜜蜂也不急,一趟一趟飞,一点一点采,把整个冬天的光阴酿进那一小罐金黄里去。人喝着这蜜水的时候,其实是在喝一段被压缩了的慢时间。秋天的干燥,冬天的凛冽,春天的萌动,夏天的丰饶,都在这一口甜里了,一口咽下去,四季就在肚子里流转了一遍。

说实话,啥残缺圆满喧嚣宁静的,这会儿也犯不着说那些个大词。此刻我就知道,手里这杯蜜水是温的,喉咙是润的,心是静的。白露过了,秋天正式开始了。山上的枇杷花还得等些日子才开,蜜蜂也还得等些日子才来。但没关系,玻璃瓶里的蜜还剩大半,够喝过这个秋天,喝到冬天来。

枇杷蜜水这东西,说到底也就是一勺蜜、一杯水。可高湾的枇杷蜜不一样。它是五百年前从闽地带来的籽里长出来的花;是东海的风、山间的雾、沙壤土里的水养出来的甜;是冬天的蜜蜂在风里一趟趟飞出来的金黄。你喝下去的,不只是一口甜,是山海五百年的光阴,是一树枇杷从秋到夏的轮回,是村庄和草木之间日复一日的、沉默的信任。那种信任不说出口,比说出口的更牢靠。

窗外的天色一层层暗下去了,山影模糊成一片,分不清山和天。隔壁灯亮了,暖黄暖黄的,像一小块枇杷蜜溶在夜色里。风从海那边吹过来,凉丝丝的,从窗缝挤进来。我把杯子放下,杯壁还剩一圈余温,若有若无的,存不了多久了。但我记得它。像记得外婆从柜子里摸出玻璃瓶时,手指上沾着的那一点黏蜜,轻轻的,柔柔的,一触即离,却总也擦不掉。

白露过了。秋天是真的来了。明天早上,再泡一杯吧。

养蜂记

□金荣华 文/摄

读完陈慧老师的《去有花的地方》,被书中那场充满诗情画意的追花之旅所吸引,心中便产生出一份向往。若能和小蜜蜂亲密地接触,那将是一种难得的体验。

为了实现这个心愿,我购买了蜂箱和蜂蜡,按照网上的教程:在蜂箱内壁均匀地涂上蜂蜡,摆放在山脚下的樱桃园里,静静地等待着蜜蜂安家。可是春去冬来,樱花开了又谢,几番等候,蜂箱里始终空空荡荡,未免有些失落。恰巧,在一次闲谈中聊到此事,明湖村的同学听说后,主动进行分享,她说家里养了几箱蜜蜂,等下次分蜂的时候通知我,这份雪中送炭的善意,让我满怀感激。

没过多久,同学就打电话,她家的蜜蜂开始分蜂,蜂王带着一众工蜂正在屋后的瓦片洞里徘徊着寻觅新家,问我是否有空过去收蜂,我满口答应。可是赶到现场,望着密密麻麻的蜜蜂,我竟一时束手无策,生怕被蜜蜂蜇伤。关键时刻,养蜂多年的同学父亲赶来相助,他穿戴好手套、面网、防护套等,小心地踩着梯子靠近瓦洞,快速地将网罩对准洞口,并轻轻敲击瓦片,引导蜂群尽数飞入网中,待大部分蜜蜂入袋后,立即收紧袋口,顺利收得整群蜜蜂。

收蜂大功告成,同学父亲开始有点得意,不顾众人的劝阻,取下头套。不料一只蜜蜂骤然飞出,狠狠蜇在他的眼皮,眼睑瞬间红肿起来,我们连忙过去帮忙,一场小插曲让大家哭笑不得。

运蜂过程更是让人小心翼翼,我汽车的后备箱与座舱直通,而装有蜜蜂的网罩就放在后备箱,一旦网罩袋口松了,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一路上我都放慢

了车速,特别是遇到减震带,仅十几码通过,耳边还不时传来蜜蜂的蜂鸣声,总叫人胆战心惊,多次靠边停车下来检查,所幸袋口完好无损,一路是有惊无险。

为了给蜜蜂安排一个舒适的环境,让它们能够安心地住下来。回家后,我恶补各类养蜂知识:蜂箱摆放位置最宜朝东、如何防止蚂蚁侵扰、蜂箱的防雨防晒措施……经过一个下午的忙碌,为蜜蜂打理好了温馨小家,趁着晚上暮色降临,我赶紧把网罩里的蜜蜂抖入蜂箱内,静等它们安定下来。

自此,我像照顾小孩子一般,每日细心观察、打理蜜蜂,还时时提防天敌的侵扰。果不其然,一日中午,一只大黄蜂嗅到了蜜蜂的气味,悠闲地飞到蜂箱出入口窥伺,我看到后,立马拿来苍蝇拍,将它驱离走。

几天以后,我在蜂箱下面发现了一小堆死去的工蜂,心中顿时慌乱不已,好好的蜜蜂怎么会突然死亡?连忙向养蜂同学请教。同学听完我的描述,就笑着宽慰我:不要这么的一惊一乍,这是蜜蜂的正常死亡。得知这是正常现象,又查阅资料才知道,工蜂寿命仅有30至90天。

还有一次台风来临,尽管提前做好好了蜂箱的加固工作,但由于缺乏经验,固定得不够牢固,整个蜂箱被大风吹翻在地,蜜蜂纷纷四处飞散。我急忙将蜂箱进行复位,但心中仍忐忑不安,生怕蜜蜂就此逃走。好在次日清晨,无数工蜂仍旧往返采蜜,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

转眼间到了收获的时节,回想这段养蜂岁月,有忐忑、有慌乱,却更多收获治愈与欢喜,它更让我懂得:所谓追花寻甜,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好,唯有耐心守候、用心照料,方能收获生活赠予的甘甜。



蜂箱